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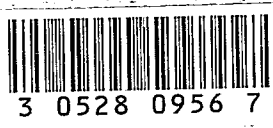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一百種

鴻門宴

上海大衆書局印行



857.61  
119.3  
118



# 鴻門宴

話說秦始皇三十七年，東巡至趙，崩於沙丘。趙高等乃奉始

皇少子胡亥即位，是為二世皇帝。

諸侯聞始皇已崩，知百姓久苦秦苛法，

遂紛紛舉兵伐秦。時下相人項梁與姪項籍

及沛人劉邦亦招集四方之士，聚兵起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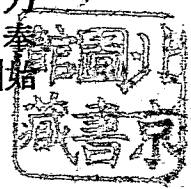
項籍字羽，乃楚將項燕之後，目有重瞳，

力能扛鼎。劉邦字季，素不事生產，貪酒好色，乃一洒上亭長耳。

項羽既起義，諸侯兵望風而來，聲勢益盛。秦二世二年十一

月，大破秦將章邯兵三十萬，章邯九戰不勝，乃降羽。

鴻門宴



808355

時楚懷王在彭城，項羽與劉邦引兵見懷王，懷王封項羽爲魯公，封劉邦爲沛公，令各休養士卒，待時進攻。

二世三年春二月，細作自咸陽來，傳說二世大肆暴虐，趙高專權害人，日甚一日。項羽聞知，奏啓懷王曰：「臣今久練兵馬，正好征進，以殺此無道，豈可容其大亂以害百姓。」懷王曰：「吾正欲遣汝二人，分路伐秦，汝今此奏，正合吾意。」遂命項羽領兵由東路進攻，劉邦由西路進攻，以先入秦都咸陽者爲王。二人遵令而行。

却說劉邦兵近蟻關，守將星夜具表告急，趙高大驚，不敢奏知二世，恐二世見誅，乃託病不朝。未幾，二世聞知，遣使責趙高，趙高遂弒二世，迎二世姪子嬰爲帝。子嬰稱疾不行，趙高親往見之。

子嬰遣使斬趙高，夷其三族，自立爲三世皇帝。

劉邦兵抵關下，乃用張良計，遂破關，領兵至灞上，子嬰不得已乃降。邦引兵入咸陽，封府庫，收圖籍，收買民心，與父老約法三章：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，餘罪量情輕重處之，仍還兵屯灞上。却說項羽既定河北，率領諸侯，欲西入關。劉邦聞知曰：「彼若來，吾不得王於此地矣。」遂使人守函谷關，拒項羽。項羽不得入，欲破關而進；劉邦自思兵力弱，不及項羽，乃開關延入。

羽既進關，兵至鴻門下寨，探得劉邦行事，知必欲遵懷王之約，甚是不樂。次日陞帳，聚集大小將官，正議事間，轅門外小校報曰：「有沛公左司馬曹無傷差人持書報機密事。」羽曰：「召進來！」其人持書上見，羽拆書觀看，曰：

天下苦秦殘暴，百姓不能安寧，幸賴明公神武，干戈西指，秦竟束手，明公之功，金石不磨矣。若沛公碌碌，不過因人成事耳！假借威力，僥倖入關，正當靜候尊令，仰聽指揮，庶不沒人之



善。今因遣兵據守，恐難支持，姑從密議，智賺入關，意要整甲揮戈，與公爲敵，布告中外，必欲如約以王關中。臣雖沛公部下，而實楚臣也，於心不甘，特書上啓，仰惟明公察焉！

魯公看罷書，大怒！召軍師范增等計議。范增曰：「沛公居鄉時，貪財好色，人皆賤惡之；今入關中，財物無所取，婦女無所幸，與

民約法三章，安撫百姓，收買人心，其志不在小也，明公宜急差人攻擊，不可待養成根本，恐難動也。」

羽曰：「善。」卽欲點兵，范增止之曰：「此時且未可就行。兵法十則圍之，五則攻之；沛公兵有十餘萬，將有樊噲等五十餘員，况先到關中，深得民心，手下謀士甚多，俱有准備，我兵初到，未可遽動。某有一計：今晚三更時候，整率人馬，分兵兩路，殺奔灞上，擒劉季殺了，以絕後患。」羽曰：「善。」隨卽分付諸將，照各營點扎兵馬伺候，不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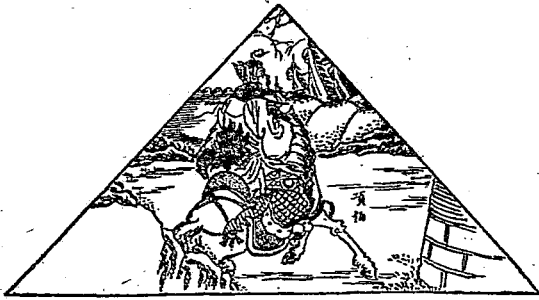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項羽族叔項伯素與張良交好，知道這個消息，暗思：「友人張良——字子房——現在灞上，若今晚打破營寨，玉石俱焚，張良性命難保；若欲差人密報，恐兩家俱有伏路軍校，又恐去

人不得，反惹起事來。等待近晚，我親走一遭，方得停當。」項伯如

此暗地思想。

張良同劉邦議事畢，回到帳後，偶看天上氣色，時將近晚，忽見東南隅生起一縷殺氣，十分利害，因又到中軍來。劉邦曰：「先生如何尙未歇息？」良曰：「方纔見天上氣色不好，今晚恐有楚兵來劫寨，其勢不小，須急作準備。」劉邦曰：「我兵微將寡，楚兵勢重，如何敵得過？」願先生妙策解救。」良曰：「明公放心，容良思之。」

再說項伯等到黃昏時分，牽一匹能



行快馬，出到轅門外，方纔要行，只見丁公攔住便問：「公往那裏去？」伯曰：「急欲打聽軍情事去。」丁公見是自家人，又是魯公至親，更不細問。項伯離營加上兩鞭，急走如飛。將近灞上，有二十里遠，遂有巡哨副將夏侯嬰攔住去路，就問：「汝匹馬夜行，又無從人，急往灞上來，有何事幹？」伯曰：「我要見張子房，有急事相告。」夏侯嬰就同項伯到子房營寨，先差守門兵傳報與守門官。守門官傳報與中軍左哨，然後夜巡官擊拆三聲，中軍左哨小角門開半扇，有一健將出來，高聲問道：「有甚軍情？」當時夏侯嬰近前傳說：「某巡視左哨二十里遠，遇一男子，不識姓名，自稱是子房朋友，匹馬隻身亦無軍器，未敢擅進，專候台旨。」那健將復又進內傳報。張良正與沛公議事，來人忽報有子房故友在外，急



欲求見，良大喜，急出與項伯相見，遂邀坐於帳後。項伯將魯公規寨之事，告知子房，就要起身。良曰：「我隨沛公至此，今聞急而不顧，不義也，不可不告知，請公稍坐。」良轉入中軍，見沛公具說前事，公曰：「此事如何？」良向劉邦耳邊低說如此如此。良出見伯曰：「請兄見沛公一面，以訴衷曲。」伯曰：「我之來此，專爲子房也，何必再見沛公？」良曰：「沛公長者，不可不一見也。」再三堅請，項伯遂同子房入見。沛公整衣出迎，延之上坐，項伯備說魯公嗔怪之意。劉邦隨置酒款待，告訴衷情，彼此各無嫌疑。乃曰：「聞公有賢嗣未婚配，如不棄，願將吾女與公子結爲婚姻，以報今日之德。仍望回營，將邦所告真情，乞賜轉達，決無抗拒之意。倘魯公回心，某得再造，皆公之賜也。」伯謝曰：「今日兩家爲敵，與公結

好，恐人疑議，某不敢奉命也。」良曰：「不然，劉項曾拜兄弟，受約共同伐秦，今得入咸陽，大事已定矣，結爲婚姻，正是相當，又何辭焉。」張良遂將項伯衣襟，與劉邦衣襟，結在一處，用劍各分一半，與二家收執。項伯只得依允，與沛公行禮。又飲酒數盃，伯辭謝曰：「明日不可不早來鴻門見魯公，以解此怒。所告之事，某與公轉達，料魯公必不見罪也。」張良遣夏侯嬰領二十騎軍卒送伯回營。

却說二更時分，范增請魯公：「此時好動人馬。」魯公卽陞帳查點諸將佐，內中少一項伯。增曰：「項將軍如何不見？」丁公曰：「項將軍在黃昏時候，一騎出營東走，被我攔住，說是打探軍情事……」增曰：「明公不必動兵，項將軍定是走漏消息，他那

裏決有準備，若去，反中其計矣。」羽曰：「我叔父爲人忠誠，又是至親，豈有向外之理？先生不必多疑。」增曰：「項將軍雖不向外，但機事須要嚴密，若稍有漏泄，便難舉動。古人云：『機不密，則害成。』今晚不必動兵，再作區處。」言未畢，人報項老將軍到來。項伯入營來，羽問曰：「叔父何往？」伯曰：「吾有一故友，韓國人，姓張，名良，與我極厚，恐今晚動兵，此人性命難保，我密與他一言，着他迴避。因問劉季入關事體，他說：『劉季並無毫釐別意，遣將守關，不過防秦餘孽耳。非敢拒楚也。寶物子女，皆封鎖不敢動，子嬰亦不敢發落，專候魯公。』某想來若不是劉季先入關，我等如何兵不血刃，容易便得入關，此亦他有功處。人有大功，而聽小人之言，反要加害，似於理不可。他明日要來謝罪，公可從容相待，庶不

失大義。」羽曰：「就叔父所言，劉季似無大罪，若今日動兵，反使諸侯恥笑。」增曰：「某之勸公殺劉季者，以劉季自入關來，約法三章，收買人心，其志實要謀取天下。若今不早除之，恐生後患。老將軍被張良巧言瞞過，未可相信，幸明公思之！」伯曰：「先生殺劉季自有妙策，又何必夜半劫寨，爲此襲取之道哉？」羽曰：「叔父之言是也。先生當再定計。」增曰：「某有三計，可殺沛公，請明公決之。」羽曰：「是甚三計？」范增曰：「劉邦乃心腹之患，今日乘此機會，不卽誅滅，他日養成胚胎，明公悔之晚矣。某之三計：第一，請劉邦赴鴻門宴會，未入席時，明公卽責入關三罪，如彼不能答，拔劍斬之，此爲上計；如公不欲自行，可令帳下埋伏百餘人，沛公入席後，某舉所佩玉玦以爲號，卽喚出伏兵殺之，此爲中計；如

二計不成，着一人斟酒，勸沛公大醉，酒後必失禮，因而殺之，此爲下計，若依此三計，殺沛公必矣。」羽曰：「三計皆可。」於是羽傳令各大小衆將，俱要准備，着一伶俐小校，下書請沛公赴會。

小校持書來灑上見沛公，其書曰：

魯公頃籍，書奉沛公麾下，初與公受懷王約，共伐暴秦，以安百姓，今幸關中收附，瀛氏族滅，神人咸悅，凱歌允奏，理宜設宴，以慶亡秦，公爲元勳，務望早臨，以倡羣僚，不宣。

劉邦看罷書，與張良、鄒生、蕭何等計議曰：「此會非嘉會，乃范增畫策，生死所係，不可輕往，恐入陷穽，性命決難保矣。諸君以爲何如？」蕭何曰：「魯公兵勢浩大，難以抗衡，不若修一封回書，差一能言之士，將關中所有，納歸頃氏，別求一郡，修整兵戎，再作

區處。」酈生曰：「某願下書，就往說之。」良曰：「二公所言皆非長策。良雖不才，願保明公赴會，使范增無以用其智，魯公無以用其勇，管教無事而回，他日仍爲天下之主，料魯公不敢加害也。」沛公曰：「全仗先生妙策。」隨打發小校回復魯公，准定明日赴會。

却說范增告魯公曰：「劉季明日赴宴，明公當記所說三計，不可失也！」魯公又分付將校，排列齊備，命丁公雍齒把守寨門，不許人擅入。

次日，沛公領輕騎百人，心腹將佐五人，張良樊噲欽紀信，滕公徑往鴻門而來，一路心懷恐懼，不時便叫張良近前曰：「邦此行十分憂疑，恐有不虞，先生何以處之？」良曰：「明公放心，我



自有方略，但昨所云應答之言，須照此回復，自然無事矣。」正話間，忽有一枝軍馬來到，甲士雄壯，爲首一將，乃英布也，大呼曰：「奉魯公命來接沛公。」下馬行禮畢，先行，劉邦隨後到轅門，有陳卓出迎，立于道側。劉邦方欲進去，只見營中威武森嚴，金鼓大作，遂立住不敢行，叫張良曰：「魯公營內，恰如戰場一般，全無些宴會和樂之意，似不可入。」良曰：「公既到此，進則有理，退則甚屈，如一步，必中其計矣！公可少立，待良入見魯公，然後進營不遲。」良徐徐緩步入營，有丁公等把住轅門不放。良

曰：「稟復魯公，有沛公及借士張良來見。」丁公入營見魯公曰：「轅門外有沛公及借士張良來見。」公曰：「何爲借士？」范增曰：「此韓國人，五世相韓，爲人極有見識。今隨沛公爲謀士，此來必下說詞。公當先殺此人，去沛公一肩臂矣。」項伯聞此言，急止之曰：「不可。魯公今始入關，正要收天下之心，使多士如雲，方成王業，如何無故殺此賢士？况張良與伯甚厚，如公愛之，某當薦舉麾下，此人大有裨益也。」公吩咐丁公，召張良進見。良入營，見魯公全裝甲冑，仗劍而坐。良曰：「某嘗聞明王之治天下也，耀德不揚兵，善御世者在德不在險，故大賈深藏而不露，巨富蓄財而不侈，此老成長慮，識見高卓者之所爲也。適見明公宴設鴻門，約會諸侯，亦一時之美舉。某意到此，必笙歌節奏，賓主交歡，盡醉而散。





不意甲士環列，戈劍森嚴，金鼓大震，一團殺氣，深令人心不安，各思迴避。况明公九戰章邯，制伏天下，誰人不知？誰人不懼？不待恃強而自強，不待言勇而自勇，又何必大張聲勢，而後見其威武耶？現今諸侯在外，見明公全無賓主之禮，所以懼而不敢進內，某不避斧鉞，入營進見，幸明公察焉。『項羽聞張良所言有理，遂令兵士退後，離營一里遠，金鼓暫歇；又去甲冑并寶劍，更換官服，請衆諸侯進營。』丁公等吩咐各小校，傳令不許多帶從人，止許帶文臣。

或武將，一名伺候，答應沛公帶張良進見。

劉邦趨立階下，鞠躬再拜，稱名上見，曰：『劉邦謹候明公麾下。』項羽正色而言曰：『足下有三罪，可知之乎？』劉邦曰：『邦乃沛縣亭長，偶爲衆人所惑，舉兵伐秦，得投麾下。凡有進止，惟公指揮，豈敢肆行無忌，于冒威嚴耶？』魯公曰：『足下招納降王子嬰，遂爾釋放，惟知獨擅，而不知王命，罪之一也。要買人心，改秦法律，罪之二也。遣將拒關，阻諸侯之兵，罪之三也。』劉邦答曰：『容邦一言，申明心曲。夫降王子嬰，傾心投降，若遽爾殺之，是獨擅也。今暫監守，以候明公發落，非敢釋放也。秦之法酷暴，百姓如在鑊中，不速爲更改，則法存一日，民受一日之害也。邦急爲更改，正欲揚公之德，使百姓莫不曰：前驅開到者，尙能撫愛百姓，而爲王師。』

者，又不知如何撫愛百姓矣。又遣將守關者，非阻將軍也，恐秦餘孽復起，不可不防也。今日不意復見明公於此，邦之幸也。明公如念素好，俯賜憐憫，誠人君之度也。」魯公是個性剛的人，喜人奉承，聽了沛公這話，全無一毫殺他的心，遂以手扶起沛公，便道：「非籍責怪足下，只因你帳下司馬曹無傷之言，故言足下有三罪，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」沛公再拜稱謝，遂相讓入座。魯公坐了主席，衆諸侯以次皆列坐，大吹大打，作起軍中樂來勸酒。范增見第一計不成，又見魯公無殺沛公之意，那埋伏的人亦不敢動，遂以所佩玉玦連舉三次。魯公見沛公謙遜柔和，因思劉季這人，豈能成得大事？范增只勸我殺他，今日請來赴會，無故便殺他，反使諸侯笑我無能，因此不從范增之計。增見項羽不看玉玦，心內急躁，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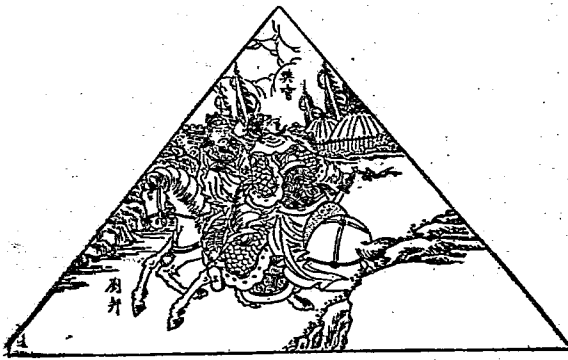
嘆曰：『若今日不殺沛公，他日必成大患！』因避席急出，要尋個殺沛公的人。正在籌劃，却見一箇壯士在帳後，大喜曰：『這個人



便可殺劉邦。——此人姓項，名莊，乃項羽族人也。范增便附耳與莊言曰：『君王爲人雖性剛，中無決斷。今日宴會，專爲殺劉邦而設，雖再三舉玉玦，全不理會。若今日放了劉邦，後日再無此機會矣！汝可入筵前，以舞劍爲樂，因而殺劉邦，汝之功不小矣。』莊遂撩衣大步到筵前曰：『軍中之樂不足觀，某願舞劍，與諸公侑酒。』遂拔劍起舞，其意常在沛公。張良見莊舞劍，有

殺沛公之意，急以目視項伯，項伯會張良之意，亦出席拔劍曰：『舞劍須對舞，兩鋒交錯，可以奪目，庶足以娛諸公。』羽曰：『諾。』項伯仗劍，與莊對舞，常以身衛護劉邦，增深恨之。張良見事急，遂出席到軍門外，丁公雍齒攔住：『子房先生何往？』良曰：『欲出取玉璽。』丁公等只得放出。子房到外，見樊噲曰：『今項莊舞劍，其意常在沛公，事急矣！將軍若不捨命救援，倘主公被害，則如何？』噲大步便行，良曰：『你且後來，待我先入營。』丁公等復攔住，問曰：『取的玉璽何在？』子房用手回指，撐着衣袖，遂瞞過二人，來到席上，見項莊項伯，猶自舞劍，樊噲至寨門外，大呼曰：『鴻門設舞，隨從人均無毫釐酒飯，我見魯公討些酒飯吃。』遂帶劍擁盾直入。丁公等意欲攔擋，怎當樊噲力大，將守門軍士都撞倒。

直進中軍，用劍將帳帷挑起，到項羽面前，仗劍而立，頭髮上指，目眦盡張。魯公便問壯士何人？子房起身曰：「此沛公驂乘樊噲也。」又問來此何幹？噲曰：「聞大王作亡秦慶賀之宴，無分大小，皆賜酒食；惟噲從早至午，尙未得餐，肚中饑渴，實是難忍，特求大王賜臣一餐。」羽命左右賜酒一卮，噲一飲而盡；又賜彘肉一肩，噲以劍切而食之。羽曰：「壯哉！汝尙能飲乎？」噲曰：「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辭？」魯公曰：「汝欲爲誰死耶？」噲曰：「秦有虎狼之心，殺人無天下皆叛之。懷王與諸侯約曰：『先破秦入咸陽者，王之。』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，絲毫無所取，婦女無所幸，還軍霸上，以待將軍，勞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爵之賞，乃聽小人之言，欲殺有功之人，此又亡秦之續耳，竊爲將軍不取也。現今二士舞劍，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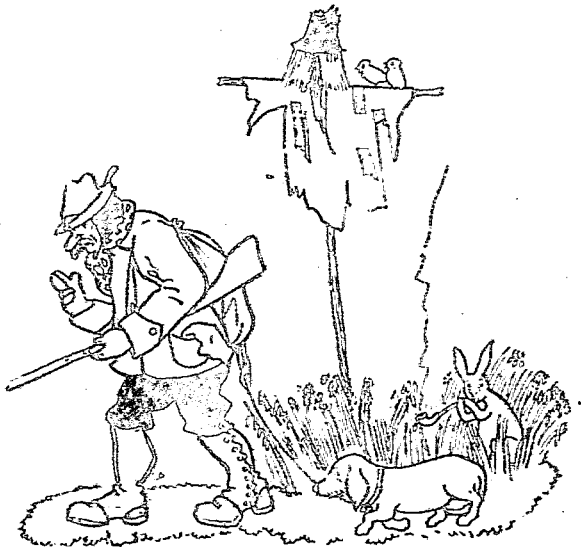
在沛公，臣不避誅戮，干冒盛筵，一則爲饑渴而來，二事爲沛公申此屈抑，臣所以死且不避也。」羽回噴作喜曰：「沛公有如此驂乘，真是壯士！」遂令項莊不必舞劍。有頃劉邦見羽大醉，只說入廁，卽出轅門，丁公擁齒攔住，張良急出曰：「傳魯公令衆諸侯不勝酒力，着放出。」丁公只得放出。樊噲保着出營，斬歙紀信，同從人接着沛公，急走小路回灞上。范增因計不成，又見魯公大醉，甚惱恨，退至後帳納悶。

却說項羽酒醒，要尋劉邦，張良急

轉到帳前曰：『沛公力不勝酒，已告過大王，蒙吩咐着回灞上去，留張良在此謝酒。』羽大怒曰：『劉邦不辭而去，汝尙巧說！』范增聽得羽發怒，急來見魯公曰：『劉邦言雖柔和，實含奸詐，前獻三計，明公統不見信，今觀不辭而去，實是欺侮！放沛公回灞上，皆是張良之計，公不可聽遮飾之詞。』羽聞增言，愈加暴怒，吩咐左右將張良斬訖報來。只見張良大叫曰：『冤哉冤哉！大王勿怒。臣本韓國人，沛公原非主也，臣何故與他遮飾？大王威鎮天下，誰人不懼？若殺沛公，如反掌之易耳，何必以設筵爲由？筵前殺人，甚非長策，使天下諸侯聞之，皆以大王不敢與沛公爲敵，却賺來鴻門殺之，縱得天下，不能名正言順。願大王赦臣回灞上，將傳國玉璽，并各樣珍寶，取來獻與大王，那時卽位爲天下之主，名分自正，天



下歸服；若今日殺臣，使沛公聞之，決逃走他國，將玉璽或獻與他人，或棄毀不存，大王失此重寶，豈不所見之誤耶？」項羽聞張良之言，便着放了，曰：「子房之言是也；不然，使天下之人，笑我力怯。况我于戈已定，四海歸心，量劉邦草芥耳。豈足與我爲敵？若聽范老之言，幾壞我事！」遂令張良回灞上，「快將玉璽珍寶獻來，若再抗違，決統雄兵，將灞上踏碎，汝等難以保命矣！」張良曰：「謹遵大王之命。」便拜辭回灞上，來見劉邦。劉邦再三稱謝曰：「若非先生，邦之命休矣！」卽將曹無傷拏出，斬首示衆。



7.61
9.3
18